

爱情
 白话摆地摊
 保安或防损员
 本地担保毕业
 仓管冲凉 出粮出租屋
 春节 辞工 打工 打工皇帝
 打工诗人 打卡倒班 电子
 工伤保险 工衣
 黑厂和资本主
 集体宿舍
 技术员或拔
 加班
 老乡 流动
 食堂 塑料
 五金厂

词典：

南方工业生活

萧相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词典：

南方工业生活

萧相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 萧相风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60-6268-9

I. ①词… II. ①萧… III. ①民工—生活状况—研究—中国 IV. ①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2905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 懿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125 1插页

字 数 170,000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 Contents

序：南方	1
------------	---



爱情	9
----------	---



白话	17
摆地摊	24
保安或防损员	30
本地担保	36
毕业证	40
边防证	43



仓管	49
冲凉	52
出粮	53

出租屋	57
春节	63
辞工	67



打工	73
打工皇帝	82
打工诗人	85
打卡	93
倒班	101
电子厂	105
扁	110



工伤保险	117
工衣	122



黑厂和资本主义	131
---------------	-----



ISO	139
-----------	-----



集体宿舍	145
技术员或扳手	149
加班	152
舊	161



老乡	167
流动人口证	170
流水拉	174
轮休	179



摩的	185
----------	-----



QC	193
企业文化	197



生产计划	203
食堂	206
塑料	210

W

五金厂 217

Y

业务员 223

夜空不寂寞 229

Z

暂住证 237

职介所 241

走柜 247

跋：词典 250

序：南方

Xu: Nan Fang

南方，一个悠长的历史走廊上的边缘之词——任何名词都是一个动词——“南方”在不同的时间也被洗刷和填充着不同的内容。在公元七世纪以前，这里是被罢黜和驱逐的地方，那时南方叫做南蛮；在宋朝，“南方”被另一个充满香气的“江南”所替代。在馥郁绮丽的唐诗宋词里，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被浪漫的追忆精心孕育而诞生了，江南从此成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定义所有南方的代名词。明清以后，以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已达鼎盛，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江南”这个词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晚清于整个传统文化的终结，随之也在田园牧歌的水乡里消隐。在文化意义上，整个江南被殖民战争、被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和波澜壮阔的革命所瓦解了。从殖民的香港、革命的广州，从1927年北伐开始，南方的中心被重新定位了。此时南方不再是单一的江南，事实上它一直为江南独裁般概括，南方不再是依附于江南了。南方正是一团寒冬起义的怒火，一声惊蛰的天野巨雷，随着商业贸易的兴旺和舶来思想的熏化，广州慢慢成了南方的一个中心。1978年共和国率先在广东实行了改革开放。此时“南方”的定

义便牢牢地在以广州为中心而辐射的南方大地上扎根。

进入商品经济，“南方”完全替代“江南”，指向了一个新奇的、宽广的、前所未有的领地，当人们一说到“南方”，头脑里就会条件反射出工业文明最活跃的景象。这个方向已经大于它本身，已经等于改革、活跃、包容和现代化。随着全国大量的劳动力纷纷南下，涌现出史无前例的民工潮，南方就像一块强有力的磁石，按照地域远近所产生的相应磁力将各地人们吸往珠三角平原。今天的人们谈到“南方”，不再是梅雨、二十四桥和美人，不再是“春来江水绿如蓝”，不再是“闲敲棋子落灯花”，不再是“小桥流水人家”，那些江南的诸多意象已如梦中的落英随渔舟晚唱，流向了晕淡而潮湿的历史深处。农业时代所特有的底蕴被“南方”一点一点剥离。

现在的南方无法寻找也不再需要诗意的意象，现在的南方是由“打工”、“老乡”、“加班”、“出粮”、“职介所”、“出租屋”、“电子厂”、“白话”、“流水拉”、“工伤”、“流动人口证”、“塑料”、“五金厂”、“ISO”等词语（详见本词典相关词条）组成。现在的南方是如此锐利而传统，是如此冷硬而热火朝天，是如此嘈杂而生机盎然，是如此流光溢彩和光怪陆离。现在的南方像京广线上的列车，不断提速，在中国历史行进的隧道里以令人咋舌的高速行驶着、呼啸而过。无论本地人和外来者，在巨大的车轮滚动下，也牵动着上亿人民的同呼吸共命运，城乡在转化，身份在转换，词语在转义。在庞大的时代主体下，我不知是歌颂前进还是批判阴影下的丑陋，不知是呈现已有的辉煌还是悲悯背后的苦难，我不知是用纪实报告的

方式还是用个人化抒情的方式，我不知是将它上升为美学还是还原为现实生活。事物也远远超过词语本身，从“不知”中伸出更复杂的面孔。

英国作家劳伦斯在1928年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开篇说道：“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惶自忧。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于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这是一种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劳伦斯的呼声狂飙骇俗而又绝望至极。劳伦斯在小说中极力批判了工业文明对人性所带来的扭曲和摧残，主张回归大自然的神圣怀抱，求得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但是历史一旦单向度向前跨出，追求原地的返归变成了另一种乌托邦。在工业革命和大时代变革时期，所有体现在文学中的灵魂几乎都在颤栗、惶惑或激动。俄国改革农奴制并向西欧学习资本主义制度时，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的开篇写着：“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却又刚刚开始。”因为事物相同的本质，历史总是在不同的地区重叠身影。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开篇抒情：“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狄更斯从多维度将工业革命时期赋予了冰火两重天的复调，寄以了最激烈的情感冲突。面对南方的工业变革，狄更斯的这段话刺激着我的联想。我们的南方曾经处于和正在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否也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一面多棱镜？是的，南方从多个方向映照每个角落、每个人，它是我的南方，也是你的南方，将指南针旋转最后定位的方向——这就是最简单的南方，最无争议最准确的南方，但是我们心灵上的南方，它位于何处呢？它或许在新闻报道的深沪证券的K线图上？它或许在港口日夜繁忙的货轮上？它或许在我们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它或许在我们一年一度人山人海的春运潮中？它或许在我们拥挤不堪的人才市场里？它或许在我们的通宵加班的车间里？它或许在我们歌舞升平的狂欢中？它或许在我们梦绕魂牵的乡愁里？它或许在被羁押的收容车上或曾经的那张暂住证的字里行间？它或许在我们被机器轧掉的断掌伤口里？它或许在我们寄往家乡的汇款单里或在留守儿童渴盼的眼神里？它在孙天帅坚硬的膝盖上？它在孙志刚突兀的墓碑上？它在郑小琼粗粝的诗歌里？它在周立太无奈的官司里？这些都是南方，南方的一只脚趾。南方就是在曾经伤心黯然的流浪里，在太阳照耀世人向往的成功之路上，在疲于奔命的日常打工生活里。其实，南方是我们内心一个虚构的乌托邦，是一只被无数双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是我们梦幻里一个低沉而绵长的词组发音：“nan fang”。这个发音是南方世界里无数噪音混合迸发而成的多重奏。

将南方含在口里轻轻地品味，那是酸甜苦辣麻，那是湘式

川式粤式等不同菜谱的杂合风味；将南方握在手里小心地搓，那是细滑和粗粝，那是人们的呻吟、血汗和结晶的盐，搓吧，搓成一条生命的粗绳，牵引着南飞的灵魂。2004年我走在福永凤凰村的一个广场上，摸着镌刻在碑石的文天祥的诗文，感觉那些飞舞于石头上凹陷的笔画埋藏着七百多年来转辗不屈的魂灵，如今文氏的后裔在这块避难的土地播种发芽，将先人的教诲竖在这里。七百多年来，历史变了，发生了一波又一波古人无法想象的巨变，多少人揣着不同的激动、梦想、彷徨和好奇流离到这里。石碑上刻着文公的诗歌《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零丁洋就是南海的伶仃洋，位于广东珠江的入海口。东去的珠江已经诉尽王朝的更替，也将汗青上的丹心洗净。其实，文天祥也深知他所面临的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亡朝废庙，是一个被历史“摩天轮”抛出的虚无的帝国。他的夫人在他身上找出这么一句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遗言解释了他的固执，尽管这仁义在王朝伦理中充当着护法使者，但是无论它的立场和狭广，剥离纲常的“仁义”仍不失为立身之本，义为途径，仁为大道，他以此为信念舍身求仁，通过偏狭的“义尽”抵达至广的“仁至”，求仁而得仁，执着于自己心中的仁义，因此文公不仅是献身给一个宋王朝，更是用生命祭献于信念里的大道。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帝都临刑时问监斩官：“南方在哪个方向？”如同他的《指南录》文集里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

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最后他面南而死。

今天在这里，南方的定义发生了彻底改变，这里不再是弥漫滞重的历史销烟，而是汹涌着另一股狂热的市场经济浪潮。正如前面所述，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是以繁荣的市场经济为磁场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对物质的追求代替了“仁义”构成另一幅时代画卷。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的“仁义”和自洽的价值观，任何时代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侧影。只是批判历史和只是批判时代，同样也堕入了轮回的怪圈。当湿润的南风 and 干冷的西伯利亚强气流交替吹拂到这里，我也渐渐确定了我笔下的南方。我笔下的南方是一个小小的切片，是坚实具体的南方和情感虚拟的南方冲突构建下的个人词典（详见“跋：词典”）。我反对它仅仅是社会史、血泪史或统计数据。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Ci Dian: Nan Fang Gong Ye Sheng Huo



爱 情

Ai Qing

在风尘仆仆的流动人潮里，在往返不息的流水拉上，爱情是青春岁月里冲动的防锈剂。我们四处流浪，仿佛只有爱情成为唯一的梦想。有时候，我们偶尔在一个工厂停靠，有一双眼睛就在流水线（详见“流水拉”词条）或办公室的某个角落悄悄地注视着，轻柔的睫毛扑闪扑闪，那是停在书页上蝴蝶的翅膀。工厂成为爱情的驿馆，老板也成为我们客观上的最大的媒婆。对对和双双，最终的媒婆还是历史，是历史巨大的漩涡让偶然的桃花流水相遇于必然的河岸。

在巨大的南方（详见“序：南方”词条）磁场里，不同的省份被丘比特的双向箭头连在一起，跨地域爱情的物理反应引起了的化学反应。爱情不再是小乡村里封闭的露珠，不再是守着一河流土生土长的棉铃。南风化作了蜂蝶，在广袤的热带雨林里随机牵线做媒，将植物连成了一个整体生态。每次回家，在纯正的乡音里都能听到不同的外来口音，我有几个儿时伙伴找了四川老婆，生的儿子果然机灵，有人背后老是戏谑小孩为“四川佬”。有了广东，中国才是个中国。大家血脉连得更复杂了。

在广东的高速路上，太多的爱情和仿制品风来雨去。

小Q个子矮小，是我的老乡（详见“老乡”词条），同一个地区，16岁那年他背着蛇皮袋子只身来到深圳，进了一个研磨轮厂，做研磨，每月能拿八九百块。后来开货车，开叉车，再后来摆摊（详见“摆地摊”词条）。在各自大量的“布朗运动”之后，2005年我们在石岩一个塑胶厂相识。小Q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每天琢磨着如何发财，他进厂的目的就是找女朋友，因为工厂的女孩清纯。那时小Q开叉车，12吨位的大叉车是一座移动的小沙丘，小Q坐在上面益发显小了，仿佛蚂蚁骑大象，每天在车间里往来叉货运模具。不久他认识了一个刚进厂的江西女孩，肤白，靓丽，比他高出半个头，女孩在注塑车间（详见“塑料”词条）批锋，产线上好几个技工（详见“技术员或扳手”词条）和搬运工竞相追求。为了在众多追求者中独获女孩青睐，小Q嘴甜手阔，孔雀开屏费了不少心思，占了头魁。工友们叫小Q给大家发“拖糖”。在广东这里拍拖要发拖糖，结婚要发喜糖，生子也要发喜糖。其中拖糖是最甜蜜的糖衣炮弹。

后来小Q和女孩子发生了口角，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宿舍（详见“集体宿舍”词条）走廊上打电话给女孩，走廊上摆着灭火器，女孩就躲在上一层的楼梯阶上，在阴影里看着他。月光在洁白如霜的夜空中抽身，落在她的手上吻着她的不安，想必有情人的夜晚都涂了一层梦幻之色。电话通了，女孩没有说话，只有她瓷亮的眼睛在阴影里一闪一闪……

小Q听到了上面的手机铃声，他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两个人都陷入了凝重的沉默，是进是退？谁也没有做好选择。